

<<平静的生活>>

图书基本信息

<<平静的生活>>

前言

杜拉斯作为一个女人，你可以爱她，也可以恨她，而作为一个作家，她的艺术魅力则无可抵挡是不朽的。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，无疑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、最具个性、最富魅力的一位女作家。她在中国，在全世界都拥有广泛的读者。

<<平静的生活>>

内容概要

《平静的生活》描写的是女主人公弗朗索并不平静的家庭生活：舅舅与弟妹私通，被弗朗索告发后惨死在弟弟拳下。

弟弟的情人爱上了她的情人，弟弟在绝望中自杀。

弗朗索独自逃离去海滨度假，却又在阳光灿烂的沙滩上目睹了一个男人的溺水身亡……

<<平静的生活>>

书籍目录

目录上篇 基础会计第一章 总论第一节 会计及其职能第二节 会计对象和会计要素第三节 会计的任务第四节 会计假设和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第五节 会计核算方法第二章 会计科目和借贷记账法第一节 会计恒等式第二节 会计科目与账户第三节 借贷记账法第四节 企业主要生产经营过程的核算

<<平静的生活>>

章节摘录

热罗姆变着腰又布格方向走去。
我找到了尼古拉，一打完架，他就瘫倒在铁路边的斜坡上。
我挨着他坐下，但我想他丝毫都不会察觉。
他的目光始终跟随着热罗姆，直到树林吞没了那个身影。
这时，尼古拉噌地站起身，我们俩便奔跑着去追赶我们的舅舅。
再看到他时，我们放慢了脚步，在他身后保持着大约二十米的距离，跟着他一起慢慢往前走。
尼古拉大汗淋漓，粘在一起的头发一绺一绺地搭在脸上，前胸青一块紫一块，喘着精气，汗水顺着胳膊，大滴大滴地从腋窝往下淌。
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热罗姆；看着舅舅佝偻的背影，尼古拉此时必定已经预见了一切。
去布格家的路陡得厉害。
热罗姆时不时地停下来，在坡上躺一躺，蜷起身子，双手按住肋部。
有一刻，他看到我们跟在他身后，但他似乎并没有认出我们，看来，他是疼得厉害。
尼古拉一直在我身边看着他。
在尼古拉的脑海里，应该有一连串画面正浮现，它们翻过来，倒过去，始终是那么几幅，而他看着这些画面，总是不由自主地感到惊讶。
有时，他甚至以为还能够挽回他的所作所为，汗津津的发红的双手便紧紧地攥在一起。
每走上二十米，热罗姆都要在坡上歇一会儿。
现在，尼古拉打了他这件事对他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。
无论是尼古拉或是别的什么人。
刚刚被尼古拉从床上揪下来时的恼怒和不快已经从他脸上消失，他仿佛吞噬了自己，看着体内的一切，被自己的伤势吓得目瞪口呆。
他的伤痛应该是很可怕的，他简直难以承受，不敢相信世上竟会有这样的痛楚。
时而，他想挣扎着站起来，胸腔里便不由自主地发出吭哧哧的声音。
随着这几声呻吟，一种泡沫状的东西从他嘴里流出来。
他把牙齿咬得嘎吱作响。
他早把我们给彻底忘了，他不再指望我们会去帮他。
这些细节是蒂耶纳告诉我的。
尼古拉后来向他讲述了这件事情。
那时我一直在看着我的弟弟。
生平第一次，我在弟弟尼古拉身上感受到了伟大。
他的身子热腾腾地向外冒着气，我闻到了他汗水的味道。
这是尼古拉从未有过的味道。
他一个劲儿地盯着热罗姆，他对我视若无睹。
我想把他拥在怀里，更真切地感受他那充满力量的味道。
只有我能这个时候去爱他，搂紧他，亲吻他，对他说：“尼古拉，我的小弟弟，我的小弟弟。”
二十年来他一直想揍热罗姆一顿，刚才他总算下了手；可前一天，他还在为他的犹豫不决感到羞愧。
热罗姆重新站起来。
这次他扯开嗓门不停地叫喊，这显然能让他好受些。
他趑趄着朝前走，就像是醉汉。
我们跟着他，慢慢地，耐心地，我们陪他走向那间也许他永远不可能再走出来的房间。
因为担心这个不同以往的热罗姆会迷了路，我们注视着他走完了最后几步。
我们登上了高地，走到离院子不远的地方时，我们觉得他已经撑不到大门口了，他无法再坚持下去，他和床之间那几米长的距离似乎成了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。
他和我们隔得不太远，风在他身上呼啸着，将他和我们切断，我们听不清他的呻吟了。

<<平静的生活>>

他停下来，开始猛烈地晃着头。

接着，他仰起脸，朝天空发出几声真正的哀号，想试着给自己提提精神。

我漠然地望着这片也许是他最后一次看到的天空。

天空瓦蓝瓦蓝的，太阳出来了时间已是清晨。

热罗姆总算又迈开了步子，这时候，我确信他不走到他的床边是不会停下来的。

他穿过大门，我们也跟着走进布格农庄的院子。

蒂耶纳和父亲在那儿套着马车，准备去砍柴。

热罗姆没有看到他们。

他们停下活儿来瞧着他，直到他走进了屋子。

爸爸细细地打量了一会儿站在院子中央的尼古拉，然后又接着干活。

蒂耶纳走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，我对他说尼古拉和热罗姆因为克莱芒丝打了一架。

“他好像给打伤了。”

蒂耶纳说。

我对他说我也觉得情况太糟糕了，热罗姆恐怕是好不了了。

蒂耶纳又去找尼古拉，他让尼古拉帮忙把马套在车上，这匹名叫“玛”的母马在夏天的早晨有时会显很犟。

然后，男人们便奔田里去了。

一上床，热罗姆就又就有劲叫唤了。

妈妈放下活儿守在他身边。

很久以来我都没有把热罗姆当成是妈妈的兄弟。

我对妈妈说尼古拉和热罗姆打了一架，是为了克莱芒丝，也是为了我们之间潜藏着的一切。

我丝毫也没有夸张，热罗姆挥霍了我们的所有家产。

因为他，尼古拉一直都上不了学，我也是一样。

我们永远也没有有钱走出布格，这也是为什么我还没有出嫁的原因。

尼古拉娶了克莱芒丝。

她和我是一个奶妈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她是我们的女佣，而且她又丑又蠢。

他让她怀了孕，不得不娶了她，等到葡萄收获的季节，这事儿就要有两年了。

要是尼古拉能认识的女孩，他绝不会做出这种傻事来。

走到这一步是因为多年来他一直很寂寞。

这能说是他的错。

他也完全可以不娶克莱芒丝。

妈妈应该记得很清楚，是热罗姆促成了这桩婚事，我们当时并不同意。

克莱芒丝回到佩里格她姐姐的家里，是热罗姆跑去把她找了回来。

一个星期后就在齐野办了婚事。

我们当时觉得事情这样了结比较妥贴，但现在她还认为我们做得对吗？

我把一切又向妈妈讲述了一遍。

她忘事太快。

我对她说，是我告诉尼古拉的，三个月来热罗姆天天晚上都到楼上克莱芒丝房里去。

的确，尼古拉嫌弃她，和她分床睡，但克莱芒丝早就清楚尼古拉的脾气，她该知道会有什么结果等着她。

克莱芒丝本来就不该嫁过来，我说的难道没有道理吗？

妈妈把我的手攥在她的手里，颤抖着问，“那么诺埃尔呢？”

“我笑了，我说：‘他是尼古拉的。’”

“她问我为什么能这么肯定，我把她拉院子里，看正学步车里玩耍的诺埃尔。”

诺埃尔有一头红棕色的直发，两只紫色的眼睛，薄薄的眼睑上浓密的睫毛眨不停，脸庞周围还长些红棕色的汗毛。

他光着脚，只穿了一条直往下掉的小短裤。

<<平静的生活>>

他先是瞅着妈妈，妈妈什么话都没说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就又聚精会神地去玩他的神秘游戏了。他使出全身的劲拍打他的学步车，每次总是一屁股坐了下来，但他不笑也不闹。在阳光下，他的小胸脯棕里带红，仿佛能让人透过去看到血液的流动。

妈妈显得很激动，过了一会儿，她对我说：“你说得对。”
“她去找来诺埃尔的帽子，给他套在头上，然后又去陪着热罗姆。”

我没再跟妈妈说什么。
热罗姆应该从布格消失，这样尼古拉才可以开始生活。
该有一天来做个了断，这一天已经到了。

黄昏的时候，热罗姆开始叫唤，我只好守在太平台上，看路上有没有人朝我们家走来。从这儿望去，布格真美。

我们的草场很美，我们那郁郁葱葱的树林也很美。

从平台上可以一直远眺到天边。

里索勒河谷里，远近的小农庄一片白色的雾霭中被田野、树林、和山丘所环绕。

我不知道要是有人从坡上走来，我们该怎么办。

但是，我还是朝路上看着，我想真要是有人出现，我肯定能在最后关头想出个办法的。

实际上，我感觉自己很平静。

太阳落下去了，将影子拉得很长，少在山侧，久久不去。

平台旁边工着两株玉兰。

我弯肘靠在矮墙上，其个时候，一朵花落在护栏上面，它散发着落英的味道，近乎于一种香味，馥郁的馨香，却已透出腐烂的气息。

正是八月。

在路的另一头，在齐野兵陵的暮色中，克莱芒就要把羊群赶回羊圈过夜了。

我回到屋子里面。

我已经监视了三个小时。

我相信这么晚不会再有人从这条路往我们这儿走来。

书摘 我走到热罗姆房间的门口，将耳朵贴在木板上听里面的动静，克莱芒丝也跑过来一起听。

热罗姆一直在叫唤，他要人去齐野请医生。

妈妈就像是在敷衍一个小孩子的提问，以一种心不焉的、茫然的声调一再对他说马还在田里耕作，总不能放下农活不干去齐野请医生吧。

妈妈一说完，热罗姆就开始纠缠她，一字不差地向她提出同样的请求。

他不耐烦地来回扭动，弄得床板嘎吱作响。

有时，他还辱骂妈妈，而妈妈始终像对付诺埃尔的任性时那么样态度坚决，拒绝时的口气也是那么温柔。

连我也想骂骂她，想看到她因为这样的拒绝挨一记耳光。

然而，她所做的确是她应该做的。

可不管怎样，面对热罗姆这样的苦苦误用求她竟然还是这般铁石心肠！

她回答道：“不行，不就是打重了些嘛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
“热罗姆威胁她，他说如果没人去请医生，他就骑上玛，自己去请。”

后来，他又软了下来：“叫弗朗索去吧，安娜，我求求你，我很难受，就当是可怜你的弟弟，叫她去吧，安娜……”
“弗朗索是小时候他给我起的名字。”

这个热罗姆，当他有求于你的时候，他就是这副德性。

妈妈还是那样：“不行，热罗姆，不行。”

“妈妈总算还记得早上我对她所说的一切。”

我走进了那个房间。

克莱芒丝消失在门厅里，像是栖息在黑暗中的动物。

热罗姆和衣躺在床上，他的嘴角青紫，肤色发黄，而且全身泛黄，妈妈坐在他身边，看着书。

<<平静的生活>>

屋子里有股碘酒的味道，尽管百叶窗半开着，人们感觉不到屋外正是酷暑。

看着热罗姆就让人发冷。

我记得我想要离开，然而热罗姆用尽全力呻吟。

他的叫声越来越响，起初是在乱喊，仿佛要把自己化为厚重的岩浆，全都喷射出来；接着，从这团肉浆中，锤爆发出真正的叫声，纯粹，无邪，如同婴儿的啼叫。

两声呻吟之间，划过挂钟表的摆声。

热罗姆盯着天花板上的吊灯，他的身体显出一道厚重清晰的轮廓。

或许直到那个时刻我还不能完全肯定热罗姆正在死去。

在一阵阵剧烈的、有规律的痉挛中，他的手和腿渐渐僵直。

他凄凉的哀号穿透了房间、花园和四方大院，越过道路和森林之间的田野，消失在鸟雀欢歌、夕阳斜照的灌木丛中。

这是一头人们本想关在家中的牲畜，可它逃了出去，一旦到了外面，它就让我们感到非常危险。

热罗姆对外界的援助还没有彻底放弃希望，尽管他知道在布格他是孤立无助的，我们不会让任何人发现他。

然而，我们和气地同他说着话，如果他看见了我们的眼神，他一定能发现我们对如此高大而如此痛苦的身躯充满同情。

我记得很清楚我想要离开，然而我还是定下心来，看着热罗姆，去习惯他的喊叫、他那有时让人觉得可怜的哀求和他那张令人无法宽恕的脸。

就这样，一直到厌烦。

男人们回来了，我走上前去。

尼古拉看上累得够呛，他对我说：“他还在叫唤吗？”

如果我早知道“这是这段时间来我弟弟对我说的惟一一句话，他当然也可以和任何人说这句话。

他其实什么也用着问，因为他也听到地热罗姆的叫声。

尼古拉让我有些生气，也让我看不起他，尤其是当我正满心欢喜地看着他时，这实在令人痛苦。

如果他“早知道”，他又会做什么呢？

我对此十分好奇，不婚问他这个问题时，他显然不太耐烦，没有回答我。

他走了。

我们看见他躺在矮墙下的草坪上。

他好像恨我们所有的人，尤其是我。

同时，他的举动又让我觉得不自然。

他应该知道我们注意着他的沉默，他的一举一动，期待他开口说话，可这显然让他感到不自在。

热罗姆不会那么快就死的。

我们在那儿窥视着尼古拉又有什么用？

他问我这个问题时，我从他的眼睛里清楚地看出他什么也没有考虑明白。

尼古拉因为一种毫无来由的忧伤而忧伤着，就像人们在喜宴或是麦收之后的感受。

当事已至此无须再做时，人们便望着自己的手，开始忧伤。

他可以确信我们永远都会绝口不提这次殴斗的真正原因。

他对此丝毫也不担心。

只要想到热罗姆和克莱芒丝曾在一起睡过，他就有理由认为他该把热罗姆给杀了。

如果说他对热罗姆仇恨的来由模糊不清，那么这一事实却是确凿无疑的。

他可以时常回顾它，产生怀疑时就用它来说服自己。

他绝对有权利做他所做的事。

但是为了保护人免受法律的制裁，我们表现得好像是我们赋予了他这一权利。

我们玷污了这个权利的纯洁，同时也毁掉了尼古拉的快乐。

要想使快东，我们根本不用那么谨慎。

正在这时，克莱芒丝压低了嗓子喊道：“吕比·巴拉格！”

<<平静的生活>>

“我不信她的话，便走到大院门口看个究竟。

没错，吕丝·巴拉格正骑着马朝布格走来。

我跑到热罗姆身边。

他的头上满是汗水。

他不再期待什么，也不再要求什么，只是一劲儿地呻吟。

我替他擦了擦前额，对他说别再叫疼了，玛已经从田里回来，只要他停下来不叫，我就会去齐野请医生。

热罗姆不作声了。

他时不时地把嘴张开，我提醒他要遵守诺言，他便继续保持沉默。

我用手指轻轻触了一下他的额头，又湿又凉。

他在我的手下走向死亡。

这是一个无我挽救的生命，被彻底抛弃了。

吕丝走了。

三个男人坐在桌边开始吃晚饭。

克莱芒丝沉默不语地上菜，收拾。

尽管热罗姆在叫疼，男人们还是吃得下饭。

他们在这个时候非常相像，对热罗姆的呻吟个个充耳不闻。

他们饿了。

尼古拉也吃了饭。

在他们的头顶上，灯摇来晃去，他们矮壮的背影便在光秃秃的墙面上跳着舞。

爸爸对我说：“你去请个医生，弗朗索。”

“早上他并不认为事情有多严惩但现在他相信了。”

怎么还能不相信。

他去看了热罗姆，回来时一脸茫然。

在他回到桌边坐下的这一刻，他让我去请医生。

看着他，我想起一件事。

十年前，热罗姆去巴黎半年，他把生意做砸了，加来时已是一文不名，我们所有的钱都给他花光了。

可第二天，他又恢复了自信，对爸爸还像以往一样傲慢地无礼。

然而，爸爸看上去什么都没在意。

也什么都没说。

于是我去了齐野。

天黑了，我看不清路。

沿着里索勒河要走上四公里。

耕作了一天，玛很不乐意再跑龙套这一趟，但是它很健壮，也抵御不了背着我奔跑龙套的快乐。

我已经骑了它五年。

相互之间都熟悉了。

天很热。

没有月亮，但过了一会儿，我就能清楚地看见我面前那条笔直的、白色的公路。

干涸的水渠里响起了蛙鸣。

山谷里的小农庄亮起点点灯火，灯光清晰可数。

半路上，我让玛歇了一会儿。

它在路边啃起了草。

在我撩起的裙子下面，抵着我光着的腿，我感觉到它那湿漉漉的、结实的两肋在起伏喘息。

我该怎么对医生说呢，我确信到最后关头我会找到某种理由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

热罗姆的事已经过去了。

我情愿这么呆下去，呆在黑暗里。

玛变着脖子扭着腰，在我身子下面吃着草。

<<平静的生活>>

倦意袭来，我趴在它的脖子上，头歪在一边。

乡间是多么宁静。

我想起饭桌边的蒂耶纳，平均、英俊。

吃晚饭时谁也没有跟我说话，除了爸爸让我去请医生。

蒂耶纳和尼古拉看都没看我。

我对自己说待一会儿我要去蒂耶纳的臣室找他。

尤其是今天晚上，没有人会注意的。

我又想起布格的那些男人，他们盼望着医生来，却又不承认。

不该让他们等得太久了，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杯太烈的酒。

玛又小跑起来，马蹄声清脆有力。

在黑夜中的农庄，人们会想，“肯定是韦尔纳物家的女儿”，然后在又蹄声中又生新入睡。

。

马蹄轻掠过地面，踏在燧石上，擦出了束束火花。

今天晚上，再过一会儿，蒂耶纳。

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皮肤贴在玛两肋上的感觉，同时还有对蒂耶纳的想念，都是那么地发烫。

一路上我不碰到任何人。

我在玛的北上趴了下来，它便步子放得更加轻柔，想让我忘记它的存在。

医生非常年轻。

老的那个去年死了。

一个我们还太熟。

他建议我坐他的车回去。

我对他说我有马，会比他先到。

他问我：“您舅舅出了什么事？”

我得知该带些什么。

“我编个谎，说他被玛重重踢了一脚，踢在肝部。”

他问是什么时候的事，我对他说：“今天早上。”

“他似乎对去我家很感兴趣。”

他闲聊着，他居然对韦尔纳特一家搞得清楚，还有布格农庄。

从公路上望去，这座老房子两面的人字墙很美。

他跟我谈他的听诊室，就是一进门饭厅边上那间。

他的声音回荡着，很清脆。

我到他家时他刚吃完晚饭，桌子还没有收拾，上面摊着一本翻开的书。

这间房子刚刚翻修过，干净洁白。

旁边的厨房里传达室来女佣整理东西的声音。

在他准备医药箱的时候，我一下子感自己是那么疲倦，我跌坐在靠墙的一张椅子上，头靠着碗橱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信念击中了我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无关紧要。

我们盼它盼了那么久，我在夜里做梦都会梦到它。

我梦想着还我们自由的一刻的到来。

别的人也不可能没有渴望过。

从今天早上起，我相信了。

我相信它已经到来了。

我感觉良好。

忽然，我又一次觉得我只不过是在做梦。

热罗姆的死又算什么呢？

他在楼上喊叫着，如果我们就算开始自由了，这种自由也是有限的。

突如其来的困倦使我闭上眼睛。

医生又忽然出现在我面前。

<<平静的生活>>

“您不舒服吧，韦尔纳特小姐？”

“他戴着铁框眼镜，嘴边长了些水疱，金黄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还涂上了油。

我说热罗姆的情况一点都不好，我觉得他是没救了。

他沉思了一会儿，又问我玛的那一脚是怎么踢的。

然后，他又取了些吗啡。

“怕就怕是肝脏破裂。

您舅舅喝酒吗？”

“他的声调变了，显得很冷淡。

我说他喝酒，我又说他应该知道这点，这地方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，所有的人，所有这些……我们出发了。

我骑得很快。

我叫他在布格等我，要不然在岔道口他会找不到路，那儿有十条路通往树林。

事实上，我是不希望他比我早到热罗姆房间，不想让热罗姆和他乱讲打架的事。

热罗姆不会拿这件事来炫耀，这我知道，但我还是有些担心。

玛不高兴了。

它满口白沫地跑到汽车边上。

医生在等着我。

我让母马自己回去，我们俩一起上坡。

一登上高地，我们就听见热泪盈眶罗姆在叫唤。

我感觉自己是把一个孩他抛下不管；我已经认不出他的声音了。

他的呻吟声愈发地响。

不是收出来的，而是垂死地的嘶喊，从腹部深处发出的嘶喊，抛开了最后一点羞耻心，袒露在外。

当他的喊声穿过高地时，我们似乎感觉到了空气的颤抖，这令人感到不安。

医生猛地停下来，他住我的胳膊，我们一起听着，在漆黑的夜色中，我看风他圆形的金属镜架闪闪发光。

他突然对我说：“他在嘶喊！”

这是临死时的嘶喊。

为会么不早点来叫我？”

“我要求他别吓了热罗姆，人很胆小。

……

<<平静的生活>>

编辑推荐

在这个笼罩着死亡阴影的故事中，《平静的生活》作者玛格丽特·杜拉斯以冷静平实的笔触，细密而富有张力的语言，透视人性的弱点，展现了一位少女而对贫穷、仇恨、爱情，希望等人生主题时的厌倦和迷乱。

小说将简洁明晰的情节线索与幽沉自由的内心独白相结合，折射出作家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哲学品味，风格独特，意境深远。

<<平静的生活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